

过年的流水诗景

□苏德来

清晨,漫步在乡村。暖阳之下,河面上水烟清幽朦胧,柔美、光亮、暖和随风扑面。虽是深冬,树林依然郁郁葱葱,偶有几张枯叶飘逸,也不影响深冬和春天的距离越来越近;河州上瓠柑已经采摘,也不影响瓠柑香气余韵袅袅;或许是春天近了,或许是瓠柑韵味依旧,或许是暖阳温馨林子,鸟鸣清脆有序。就纯粹鸟鸣而言,它言情奔放、大大方方、洋洋洒洒,犹如母亲召唤、犹如情人思念、犹如游子寄托。我相信这是特定的空间与时间坐标,乡村与河流,风光与人间烟火漫卷。毫无疑问,我如此坚定地描述眼中景色实为铺垫故乡年味,确定故乡的年关就是一幅山水画。

大寒已过,等待着下一年的第一个节气立春。远处田野翻土晒着冬日的太阳,一切为即将来临的春耕准备。这一段的时间可数,确实是一道迎春的诗卷,如同冬日下田野的留白,散发出预留的希望、播种、发芽、成熟、丰收、庆祝,这段过程恰恰是来自儿时的生活记忆。

的确,农村的冬天就是时光留白,家家户户开始在留白中写上年味。大寒抑或是小寒开始,母亲们择日扫舍,名曰“掸新”,又叫“换新”。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,全家出动,上至椽瓦下乞沟浚,角角落落;家里的各种用具,到穿的、盖的都要洗涤干净。至傍晚留在房舍岁月里的斑斑驳驳因为掸新而消失,屋檐上雕刻着的人、物再次活灵活现。掸新换来了旧貌新颜,有了透亮安详踏实的幸福。夕阳照耀焕然一新,房屋静谧、辉煌,触及到内心生机,是强烈的成就感,以及对幸福的满足。如今,回望远处高楼大厦,肯定是那时候的期待。

在乡村循河道一圈,且行且走,听朝阳下鸟声啾啾,看霞光破穿云雾。不知不觉步入古桥,再次回望审视冬日之下的村庄。它如水、诗意、纯朴、传统、踏实,它是流传千年的《诗经》真诚、简洁、音乐性是“诗中画、画中诗”。乡村冬天的画面如此纯朴,一排排酱油肉,一条条鳊鲞干,一只只酱油鸭、酱油鸡在写意的冬日,落在阳光里耀眼、温暖,这写实的诗意是环抱太阳香的幸福,乡村为年关保存着古老的丝竹意韵。

儿时当下,母亲应该还要准备做香脆的炒米和年糕。年糕是很普遍,而家乡的炒米却是独有的。做炒米首先要准备好优质糯米,在水里浸泡半天后去水、晾干。入蒸笼蒸熟,糯米饭搅松,让米粒独立,倒到竹簰上晒干。等待年前几天,父亲邀请师傅到家里加工炒米。具体的加工方法是:热锅将石英砂烧得滚烫,将糯米干倒入搅拌,糯米干遇热膨胀成米花;第二步,铁锅烧开水,将麦芽糖熬成糖浆,倒入米花快速搅和,再倒到有菜油的可拆卸木盒里,用木制圆形滚筒碾压成行,冷却;用刀切片装入铁皮箱备用。我总以为做炒米是最有想象力的诗,它历经水的浸泡,火热的蒸笼,遇热膨胀,油锅的煎熬过程,最

终成为美味食品;这一切如水,如火,是纯朴,土的掉渣,洋的喜人事物,在年关里表现着农村人对于美好的创造。

假如年关备年货是父母写的诗,除夕和正月就是喜人的话剧,它是俗事相互结合的情景剧。它的背景是红彤彤的舞台,话剧的人物老老少少,它的背景音乐是笑声,是鞭炮声,是歌声,是丝竹之音。

除夕,父亲如往年一样写对联,内容无非是“辞旧迎新”之类的话语,是祝福,是祈求美好生活。邻居羡慕,父亲好事乐意帮助邻居写上几幅,孩子看了他写对联以为骄傲。

不过,父亲说爷爷的毛笔字才叫写好,得到爷爷书法真传的是伯父们。孩子不关心这些只想哪一年我要写上几幅。

夕阳西下,家里开始年夜饭……散步在深冬的阳光下,被眼前这条莫名河畔宁静、清澈、明丽、丰沛感动,耳麦响起阿卡贝拉的《There For You》歌声如绿波、闪亮、缠绵仿佛是天际朱玉敲击着灵魂。儿时的除夕夜,在鞭炮声中入梦,唤醒少年的不是公鸡的鸣叫,不是鞭炮的吵杂,也不是父母的叫声,是“卖技”的人声合唱让我在梦中张开惺忪的双眼。所谓的“卖技”民国《平阳县志》称,在江南“元旦之夕,土人联袂入人家,编造俚词高声朗唱,谓之‘卖技’,连三宵而止”。

初一子时,门外一声唱响“新春开腔大运来,唐王敕赐贺新年。出门顺风遇财宝,回家万金杏满红。”接着和声起“脚踏门台八字开,一班技郎请进来,正月本是正月景,步入门台万事兴。”声音粗犷、真诚、纯真,父母亲听到“卖技”开大门,坐在大厅听,孩子在床上听。也就是卖技的人声合唱,我听到了《高机与吴三春》《三国演义》《封神榜》,在卖技者的声音中,小说中的人物有形、有神,活灵活现地在耳中奔跑、翻滚、起伏大概是“听声类形”的道理吧。

卖技者的歌声如水、如火、动魄、自然美好,如今回忆心中欣喜无比。第一次接触到现代无伴奏音乐,查资料明白它来源于欧洲中世纪的教堂,显然卖技的无伴奏合唱要早得多。古代流传唱本有唱词“卖技不是小弟新选俚(来),唐明皇先师留传到如今。唐明皇卖技充粮草,小弟卖技当点心。”可见我国无伴奏合唱源于唐朝,而且唐明皇是卖技者的祖师爷。

今天,暖风似春风,吻上我的脸,春天要来了。远处杜鹃鸣啼,想起李白《宣城见杜鹃》“蜀国曾闻子规鸟,宣城还见杜鹃花。一叫一回肠一断,三春三月忆三巴。”人生飘零江湖,少年时代的闹花灯、马灯戏、舞花龙、滚狮子已经消失在历史记忆里,但故乡的老父亲、老母亲眼里定然有我少年道不完年味。

戴上口罩回乡,那里一草一花、一鸟一兽、一点一滴都有我的欣喜;戴上口罩在除夕之夜,放一大串鞭炮赶走年兽。

那些年那些事儿

大年初一,起床后顾不得洗脸收拾好自己,我立马跑向大人房间——磕头呀。先是奶奶的房间,再是母亲的房间。头磕得很仓促,小手伸得挺快挺长,只有被大人娇惯坏了的最小的我,还会在“过年好”后再加上“压岁钱好”。

母亲一直不让我磕头,说女娃不磕头照样给压岁钱。可我还是喜欢磕头。那一天,再调皮再捣蛋,大人们也不会嗔怒,更不会拍打你的小脑壳,满眼都是疼溺。

简单吃点早餐后,父亲会带着俩哥哥出门,喊几个叔叔跟堂叔叔们,去拜年——很快就形成一支队伍,十多个壮年男人在前,快三十个从十八九到几岁的男娃在后,浩浩荡荡,走向大堂伯家。我一直很纳闷,咋不让我跟堂姐妹们同去。母亲解释,你们女娃娃终归要嫁人的。

“主”在大堂伯家。我们这里将祖先的牌位叫“主”,“主”在哪家,族人大年初一第一个拜的就是那家,给“主”磕头上香。“主”就是个竖着的带底座的木板——还坯,大不敬。不过多年后,我还会常常想起“牌位”的事。或许是同一根木头,做成牌位,人见了就得磕头;做成楔子,就要老挨揍。人啊,是不是也是

初一拜年

□张亚凌

把自己塑成啥就是啥了?

大队人马从大堂伯家出来后,再按年龄大小去爷爷辈家里,磕头,请安。直到本家健在的长辈都拜完了,才分散开来,各自去自己能谰得来的同龄人家。父亲在巷子里颇受敬重,我们家来人不断,他都没空去别人家。

母亲会敦促哥哥们去巷子里大伯大妈叔叔婶婶家转转,说你俩是小辈,邻里乡亲的,低头不见抬头见,不管平日里说话多少,交往多少,都要有礼数。

大年初一也有很尴尬的人家。家家户户都准备了招待的东西等乡亲邻里来。多数人家是简单的爆米花、炒红薯片、棋子豆、几个红枣,过得好点的人家会放进炒花生、核桃,也只有富裕的或有人吃公粮的人家才放几颗糖。总有几户门可罗雀,几乎没人进,都是日子过成筛子底,被人瞧不起的。即便是这样的人家,母亲也叫哥哥们进去转转。也不知图个啥,我曾问过母亲,她说图个心安。

的确安心,巷子里失盗,庄稼地被糟践,我们家从没遇到过。

或许大年初一走家串户去拜年,拜的也是一份相互的尊重吧。

大家V微语

对生活的爱恋

□王蒙

●对于我来说,写小说我很少先想到故事,而是先想到这个事儿、这个人必须要写。

●这种感觉必须要写,某种倒霉的感觉一定要写出来。而且不光是倒霉,更重要的是从倒霉变成好的感觉,都是从感觉出发的,这种对生活的热爱和恋恋不舍,构成了我写作的动力。

●可以说,我对于生命、活着的感受就在这里。

文史杂谈

走穴·走旋·走趵

□芳薇

文艺界将演员流动演出的个人行为称为“走穴”,新闻媒体的相关报道亦统一称之为“走穴”。然细思之,此种说法似乎欠妥。

查《现代汉语词典》,“穴”的释义之一是岩洞,泛指地上或某些建筑物上的坑或孔、动物的窝。相声大师侯宝林生前曾对将演员自行游走演出说成“走穴”有不同看法:“走穴”,翻译成白话就

是“走窟窿”,这不合适;应该说成“走旋”较贴切。

然而,“旋”的释义是“旋转”“返回”等,用于表达“走四方”的演出还是不太契合。于是笔者想到了“走趵”。“趵”与“穴”同音,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的释义是来回走;中途折回。一个“趵”字与一个“走”字组词,可把开放式演艺活动的商业灵活性诠释得活灵活现。



我的父亲母亲

娘的腊月

□石泽丰

这几天,北风刮个不停,气温持续下降。深夜,感觉身上的被子都不御寒了。那夜翻身之时,我猛然想到了娘。她一个人在乡下,寒意袭身,我不知道她是如何度过这些夜晚的。前些日子,我打电话给她时,叫她早睡晚起:现在没有什么事了,早晨就多睡睡。不知娘是否按我说的去做了。

娘是一个闲不住的人。我小的时候,腊月里的娘从没有早早地睡过。她白天忙着农活,夜间,坐在床沿上,总是一针一线地为我们缝补着衣被。小瓦屋四处漏风,就连用薄膜蒙着的小格子花窗也不例外,风往屋里钻,往我们的被褥里钻,那真是天寒地冻啊!农村没有电,家家靠煤油灯照明,灯火如豆。这样的夜晚,我睡在娘缝补的老布被褥里,身底垫下是一张破旧的棉絮,棉絮下是一层厚厚的稻草。这是入冬之前,娘晒晒好的。娘把一个装有热水的盐水瓶放在我的脚边,为我取暖,叫我好好睡觉,而她却做着针线活。

在我印象中,腊月之夜,娘多半是为我 and 姐姐赶制新年的棉布鞋。她把日常剪下的碎布拼凑在一起,然后用小麦浆糊将它们一层一层粘起来,做成鞋帮子和鞋底。刚粘起来的碎布鞋底在娘的手上有些松散,她就用细细的打底绳一针一针地拉紧。我看见用麻搓成

的打底绳在针的牵引下,从鞋底的一面抵达另一面,然后又从另一面穿戳过来,抵达这一面,再穿戳过去,如此往复。针尖有时很难穿透糊着浆的鞋底,娘就将针尖在发髻上一擦,然后用戴在右手中指上的顶针顶。

进入腊月,娘开始为我们新年的可食之物做着准备。在那些公鸡叫头遍的凌晨,她穿衣起床,把前一天浸好的黄豆捞起来,和父亲一道添进石磨里。石磨在父亲的拉推之下,一层层洁白的豆浆从磨缝里争先恐后地挤出。娘一边向磨里添着黄豆,一边用手捏捏豆浆的粗细。豆浆磨好了,娘和父亲又开始起灶打豆腐。我和姐姐睡在床上,闻到了香气,便一骨碌地爬了起来。还没有等我们穿好衣服,娘就将一碗热气腾腾的豆腐脑端到了我们面前,上面还洒了一层白糖。

我们在娘的拉扯下,跌跌撞撞地长大了。如今,事情过去这么多年,尽管石磨早已不知去向,尽管娘老了,但我依旧常常想起那时的岁月,想到娘的腊月。

父亲去世之后,娘独自生活在乡间,守着老屋,守着生命里一望而见的不久的未来。是啊!岁月将太多温暖的事和人封缄成一段历史,封缄成我不尽的回忆与留恋。包括我娘。